

原著

亚瑟·柯南道尔爵士

Sir Arthur Conan Doyle
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The MEMOIRS
OF SHERLOCK HOLMES

NO. 1

时事出版社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The MEMOIRS
OF SHERLOCK HOLMES



时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/(英)柯南道尔著;温宁等译.

北京:时事出版社,2001.1

ISBN 7-80009-630-0

I. 福… II. ①柯…②温… III. 侦探小说-作品集-英国-现代 IV. 1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5654 号

出版发行:时事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

邮 编:100081

发行热线:88547590 88547591

传 真:68418647

电子邮箱:shishichubanshe@sina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京通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63 字数:1580 千字

2002 年 9 月第 2 版 2002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80009-630-0/1·30

定价:80.00 元



前 言

柯南道尔 (Arthur Conan Doyle, 1859 - 1930) 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的皮卡地普拉斯, 父亲是政府公务员。青少年时期就读于教会学校, 后来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, 1885 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。1902 年, 由于为英国在南非的政策辩护有功, 被封爵位。

柯南道尔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, 他受爱德卡·艾伦·波、威尔其·科林斯和法国加波瑞欧的影响很深, 认真读过他们的作品。在索斯茜行医期间, 即不断向《康西耳》杂志投稿。开始时, 他的作品不受重视。1886 年 4 月, 他写完《血字的研究》首先寄给了《康西耳》杂志社的主编, 得到的答复是“作为短篇太长, 作为长篇太短”, 没有获得出版。接着他又寄给弗雷德利克·沃恩和爱伦史密斯, 都给退了回来。最后, 他寄给沃德·洛克出版公司。这家公司反映比较积极, 回答说: “故事不能马上出版, 假如您愿意留下稿子, 我们将把它选入《1887 年比顿圣诞年刊》。”于是, 1887 年这部作品终于问世。

这篇小说后来被《里平柯特》杂志社的编辑看到并给予好评, 同时约他继续写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。于是, 1890 年《四签名》出版。这篇小说对印度的殖民掠夺进行了客观的揭露和批判, 获得很大的成功。

1891 年初, 柯南道尔决定专门从事文学创作。1891 年 7 月, 《波西米亚丑闻》在《海滨杂志》上发表, 歇洛克·福尔摩斯这个人物立刻轰动了整个英国。柯南道尔连续写了 6 个短篇



故事：《波西米亚丑闻》、《红发会》、《身分案》、《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》、《五个桔核》、《歪嘴男人》。这些故事吸引了众多的读者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《海滨杂志》约柯南道尔写更多的这样的故事。柯南道尔不太积极，他向杂志社提出每篇故事50英镑稿酬的要求，杂志社欣然同意，催他赶快交稿。于是，柯南道尔接着写第二批故事。第二批故事也是6个，和第一批合在一起于1892年编成《冒险史》出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《海滨杂志》又约柯南道尔继续写福尔摩斯的故事。柯南道尔故意推辞，并且把稿酬增加到12个故事1000英镑。没想到，《海滨杂志》由于求稿心切，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。1892年，以《银色马》为开端，12个故事陆续发表。1894年，《回忆录》出版，汇集了这12个故事。从那时起，柯南道尔打算不再写这类作品，所以他让福尔摩斯最后坠入深渊淹死，让华生来结束《最后一案》。

福尔摩斯的死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不满，甚至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。1901年，柯南道尔根据朋友讲述的达特摩尔的故事，构思了福尔摩斯早期的探案故事，描写的是一个家庭受到一只鬼怪似的猎犬的追逐，这就是《巴斯克维尔的猎犬》，于1902年出版，它的出版重新燃起了广大读者对福尔摩斯的热情。1903年，柯南道尔在《空屋》这一故事中又巧妙地使福尔摩斯死里逃生，开始了另外一组故事，名为《归来记》，1905年出版。以后，他又写了《恐怖谷》（1915）、《最后的致意》（1917）和《新探案》（1927）三组故事。

1928至1929年，英国出版了福尔摩斯短篇故事和长篇故事，所有的故事都以福尔摩斯为中心人物，汇集起来称为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。

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在欧美不断再版，有的故事再版达



数十次之多，在中国也传播很广。

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结构严禁，环环紧扣，故事情节惊险离奇，引人入胜。



血 字 的 研 究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	/3
演绎法	/10
劳瑞斯顿花园街的惨案	/19
警察蓝斯的叙述	/30
广告引来了不速之客	/36
忒白俄思·哥来森大显身手	/43
一线光明	/54
沙漠中的旅客	/62
犹他之花	/73
约翰·弗锐俄和先知的会谈	/80
复仇天使	/97
再录华生回忆录	/107
尾声	/119

目 录





冒 险 史

波希米亚丑闻	/129
红发会	/156
身分案	/183
博思柯姆比溪谷秘案	/205
五个桔核	/235
歪唇男人	/259
蓝宝石案	/293
斑点带子案	/321
工程师大拇指案	/358
单身贵族	/382
绿玉皇冠案	/410
铜山毛榉案	/441



血字的研究

李 霜



录自前陆军军医部医学

博士约翰·H·华生回忆录



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

1878年我在伦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以后，又到奈特里进修军医必修课。课程修完，就被派往若桑伯兰第五明火枪团担任军医助理。第二次阿富汗战役爆发的时候，我还没能赶到驻扎在印度的部队。在孟买上岸时，听说我所属的部队已经进入到敌人的区域去了。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只好随一群同样掉队的军官向前赶，直到到了肯达哈，才找到我所在的团，开始我的工作。

这次战役使很多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，对我来说，它简直就是一场灾难。我被调到巴克州旅，参加了迈望德战役。不幸得很，在战斗中我被一粒捷泽耳子弹射中，肩胛骨被打碎，伤到了锁骨下面的动脉。多亏勤务兵摩锐把我放在马背上，带回英国阵地，才使我没有落到戈吉人的手中。

伤痛加上长期辗转奔波，使我越来越消瘦，身体虚弱不堪，不得不跟其他伤员一起被送到一家后方医院——坡舒尔医院去疗养。经过一段时间调养，身体虽然渐渐恢复起来，可不幸的事又发生了，我又染上印度属地的伤寒，昏迷了好几个月，奄奄一息。尽管最后清醒过来，逐渐痊愈，但由于身体虚弱，终于被兵船“爱伦提滋号”遣送回国。就这样，我在身体极其糟糕的情况下于一个月后到达朴茨茅斯，政府给了9个月假期调养身体。

我在英国举目无亲，自由得像天空中飘荡的云彩，更像一个无业游民那样逍遥自在，随心所欲。于是，我去了伦敦，在



伦敦河畔一个小公寓里住下来，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。但是，由于开支过大，经济日益窘迫，我不得不另想了办法：一是移居到乡下去，二是改变我的生活方式，节省开支。最后我选择了后者，决定离开现在住的公寓，重新开始生活。

巧得很，就在我做出决定的那天，在柯莱提利安酒吧前遇到了我在巴茨的助手——小斯坦弗。对于我这么一个孤独的人来说，能在伦敦碰见熟人，真是再高兴不过了。虽然原来我们俩并不特别要好，但现在看来我们都非常高兴。高兴之余我请他到侯本餐厅去吃午饭，于是我们一同乘车前往。

在车上，他很吃惊地问我：“华生，你最近干什么了？看你瘦成这个样子。”

我把事情简单地跟他说了一下，话还没说完，侯本餐厅便到了。

他听了我的话以后，同情地说：“可怜的家伙！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想找一个价格便宜而又舒服点儿的房子，不知能不能够找到。”

他听了以后说：“这可真是怪事，今天已经有两个人对我说这样的话了。”

我吃惊地问：“那一个人是谁？”

“是一个在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朋友。今天早晨他正在发愁，因为他找的房子租金太贵了，一个人支付不起，想和人合租，正找不到人。”

“太好了，看来我就是他要找的人。两个人一起住比一个人好多了。”我说。

小斯坦弗惊奇地望着我说：“也许你还不知道歇洛克·福尔摩斯吧，要不然的话，你是不会愿意和他长期住在一起的。”



“为什么？难道他这人不好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是说他人不好，据我所知，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。只不过他有些古怪，老是不停地研究一些莫明其妙的东西。”

“也许他是一个医生吧？”我说。

“不，我也不知道他在钻研什么。他精于解剖学，又是一流的药剂师，但他好像从来没有系统学过医学。他所钻研的东西非常古怪、离奇，而且他搜集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知识，连他的教授都很吃惊。”

我问：“你从来都没有问过他在研究什么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他是不会轻易说出心里话的，就是在他高谈阔论的时候也是一样。”

我说：“我想见见他。我现在身体不太好，正愿意跟一个好学而又安静的人住在一起。我这辈子再不想在吵闹和刺激下生活了。告诉我，我怎样才能见到他？”

我的伙伴回答说：“他现在一定在医院的化验室里。他这人就是这样，要么不去，要么去了就不离开，整天在那儿工作。如果你愿意，咱们吃完饭一块儿去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我高兴地说。接下来我们又聊了一些别的事情。

在我们去医院的路上，斯坦弗又给我讲了一些关于那位先生的事情。

他说：“如果你和他相处不好可不要怪我。我只不过在化验室里见过他，了解的情况很有限，除了刚才说的，其余的我一无所知。既然你自己这么乐意，以后可不要埋怨我。”

我说：“如果我们处不好，还可以散伙嘛。”顿了顿，我盯



着斯坦弗说：“斯坦弗，我看你对这事儿还真有些顾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因为那个人的脾气特别坏，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？你可以直接告诉我。”

他笑一笑说：“要想描述他这个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看福尔摩斯有些过于死板，近乎冷血动物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他让他的朋友尝植物碱，虽然他并没有什么恶意，只是想准确观察这种药物的不同效果，但这也是不近人情的。说真的，他自己并不介意把那药物一口吞下去。看来他还真有一股死钻牛角的劲头。”

“这种精神很好啊。”

“是的，但有的事未免太过分了。他竟然在解剖室里用棍子抽打过尸体，你说怪不怪。”

“抽打尸体？”

“是啊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他是要弄清楚人死后还会造成什么样的伤痕。”

“你不是说他不是学医的吗？”

“对呀。谁知道他在研究些什么。好了，咱们到了，他到底什么样，你自己看吧。”他说着，我们下了车，拐进一条狭窄的胡同，通过一个窄小的旁门，进到一所大医院的侧楼底下。

这种地方我很熟悉，我们登上白石台阶，穿过走廊，墙壁雪白，走廊的两侧有很多褐色小门。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很低的拱形过道，一直通向化验室。化验室很大，四面放着很多瓶子。几张桌子排列在屋中，显得又矮又大，上边放着蒸馏器、试管和一些小小的煤气灯。这时，屋子里只有一个人，坐在离门比较远的桌子前，全神贯注地工作着。他听到脚步声，回头



看了一眼。忽然，他跳了起来，高兴地喊道：“我发现了！我终于发现了！”他手里拿着一只试管向我们跑来，“我发现了一种只能用血色蛋白质沉淀的试剂，别的都不行！”我觉得，这时的他，简直比发现了金矿还高兴。

斯坦弗给我们互相介绍说：“这位是华生医生，这位是福尔摩斯先生。”

“您好。”福尔摩斯热情地说，边说边握住我的手，我感觉到他的力气很大。

“我看得出，您去过阿富汗。”

“您怎么会知道？”我吃惊地问。

“这没什么。现在我们来谈谈血色蛋白质的问题。您没看出我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吗？”

我说：“从化学上说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不过它的实用性……”

“怎么，难道您不知道这种试剂能在鉴别血液上万无一失吗？这是这几年来实用法医学上的最大发现了。请跟我来！”他急忙拽住我的衣服，一直拽到他工作的那张桌子前。“先弄点鲜血。”说着，他用一根长针刺破自己的手指，然后用吸管吸了一滴鲜血。

“现在把这滴血与一公升水混合起来，虽然它看起来跟清水差不多，但是我相信，咱们一定能得到一种特定的反应。”说完，他把几粒白色结晶体放进容器，又往里面加了几滴透明的液体。一会儿，溶液出现了暗红色，一些棕色颗粒慢慢地沉淀到了瓶底。

“哈哈！怎么样？”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地拍着手。

“看来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实验。”我说。



“太好了！妙极了！过去用愈创木液试验的方法和用显微镜检验血球的方法都不可靠，如果血迹干了，显微镜就不起作用了。现在可好了，无论新旧血迹，用这种新试剂都会发生反应。要是这种试剂早发现多好啊！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罪犯逍遥法外了。”

我喃喃地说：“确实是这样。”

“许多刑事案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能最后查实，虽然查到嫌疑犯时发现他衣服上有褐色斑点。但这斑点究竟是什么留下的痕迹，就是因为没有可靠的检验方法，使得许多专家束手无册。现在不用发愁了，因为有了歇洛克·福尔摩斯检验法。”

他说这话时，两只眼睛放出异样的光芒，边说边把一只手按在胸前，鞠了一躬，好像是对给他鼓掌的观众致谢似的。

我看到他如此高兴的样子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于是说：“我向你表示祝贺。”

“去年在法兰克福发生过冯·比绍夫一案，要是当时有了这种试剂，他一定被绞死了。另外还有布来得福的梅森、臭名远扬的摩勒等等 20 几个案件，用这种方法都能对破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”

斯坦弗听后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好像是犯罪案件的活字典，我看你可以创办一份报纸，名字就叫《警界新闻旧录报》。”

“嘿，读这样的报纸一定很有趣。”福尔摩斯一面说一面把一块橡皮膏贴在手指上刚才取血的伤口处，“我不得不小心一点，因为我经常接触毒品，你看。”说着他伸出手给我看。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双贴满了橡皮膏的手，这双手由于强酸的侵蚀，已经变了颜色。



“我们到这儿来有点儿事情要跟你商量，”斯坦弗边说边坐在一个三脚高凳上，并且用脚给我推过来了一张凳子，接着他又说：“我这位朋友要找个住处，因为我听说你正想找个人跟你合住，所以我就把他带来介绍给你，不知怎么样？”

福尔摩斯听说我要跟他合住，表现得很高兴，他说：“我在贝克街看中了一所公寓，我看对于咱们俩挺合适。不过希望您不要讨厌烟草的味道。”

“我也经常抽‘船’牌烟的。”我说。

“那太好了。我常常在家做实验，或者是带回家一些化学药品，你不会介意吧？”

“不会的。”

“那么我还有什么别的毛病呢？”他一面思索一面抱歉的说，“有时我心情不好，好几天不说话，但别以为我生气了，慢慢的，我自己会好的。对了，您有什么毛病需要说明吗？两个人在同住以前，最好彼此了解一下对方的毛病。”

听到他这样说，我不禁觉得好笑，说：“我养了一只小虎头狗，我最怕吵闹，每天不一定什么时候起床，非常懒。当我身体恢复以后，可能还会有其他一些坏习惯，但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些了。”

“您把拉小提琴也算在吵闹范围之内吗？”他急忙问。

“那要看拉得好坏，如果拉得好，就像音乐一样动听，如果拉得不好……”

“啊，那就好了，”福尔摩斯高兴地说，“如果您认为那所房子比较满意，咱们就可以定下来了。”

“咱们什么时候去看房子。”

“明天中午您到我这儿来，咱们一起去，把事情定下来。”